

世界文學全集

屠格涅夫：

羅

亭

屠格涅夫：

獵

人

日

記

34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屠格涅夫：

羅

亭

屠格涅夫：

獵

人

日



34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365575

世界文學全集 34

精裝39大冊

定價10600元

編纂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喜美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114號

總經銷：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門市部：台北市萬大路576號

電話：3019692·3038722·3077633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

羅 亭

作者簡介

屠格涅夫（1818—1883），俄國小說家，爲地主之子。生於奧略爾，死於莫斯科。求學於莫斯科，彼得堡及柏林。因反對農奴制度，背母任彼得堡內務專員。一八五二年，作悼「哥哥爾」文被禍，禁於家二年；是後漫遊歐洲，多居巴黎。著有「春潮」、「獵人日記」、「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處女地」等小說，表現時代精神；另有散文詩多首，及評論「哈姆雷特」與「唐吉訶德」等作品。

本書人物表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羅亭

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拉蘇斯基 貴婦人，娜泰雅之母

密哈羅·密哈伊里奇·列茲堯夫（密夏） 地主。達爾雅鄰人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黎賓（莎夏） 達爾雅女友。後爲列茲堯夫夫人

塞爾該·巴夫里奇·服玲薩夫（塞萊夏） 亞歷克山得拉之弟

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柏達列夫斯基 達爾雅祕書

阿非利加·塞美尼奇·畢加梭夫 鄰人

巴西斯它夫 男教師

彭果小姐 女教師

目 錄

作者簡介	一
本書人物表	二
序	一
一	九
二	二
三	四
四	五
五	七
六	八
七	一〇
八	一〇
九	一二

一〇		一三九
一一		一四七
一二		一六一
尾聲		一七七
在海上		一九九
麻雀		二〇一

序

（節錄自英譯本序文）

「羅亭」是屠格夫涅社會小說的第一部，是繼後諸部的藝術的導言，因為這是述及當時期的社會政治運動開始之前的時期。這時會迅速地被遺忘，假如沒有他的小說，我們很難明瞭牠的真相，這是值得研究的，因為在其中我們可以找到未來的成長的萌孽。

這是黑暗的時代。尼古拉一世殘暴的專恣，像石棺的蓋似的把凡是和他狹仄的觀念相容的每一字句每一思想壓碎。但這還不算頂壞。最壞的是進步的俄羅斯只是被少數人代表着，他們超越過他們的時代環境是如此的遠，使他們覺得生活在自己的國內比起在外國人的中間更為寂寞，無助，和生活的實際不相接觸。

但是人們總得要替他們的精神能力找到出路，這些人們，不能和他們的周圍的人們同流合污，於是便替自己創造了人爲的生命，人爲的企圖和事業。

他們所處的孤獨之境不期而然地把他們促緊攏來。這種類似介乎非正式的團體和辯論之間的「集團」，便成了能使這些渴望的心或思想得到滿足的一種形式。這些人們相遇，交談，這就是他們所能做的一切。

書中的一節說到一個角色列茲堯夫告訴他所愛的女人關於他自己和羅亭也是其中的一員的小「集團」，是涵義最深的歷史上的事實。這是指青年學生們的「集團」。但是可作更廣泛的應用。這時期中的所有著名人物——如斯丹克維奇，書中採作動人的詩人氣派的波羅斯奇的摩特兒的，亞歷克山大·赫爾岑，和大批評家白林斯基——都有他們的「集團」，或者可以說是他們的小小的「私人禮拜堂」，這些熱心人聚集其中，禮讚「真理，藝術，道德之神」。

他們是當時最優秀的人物，充滿了崇高的企圖和學識，他們的沒有自私的對真理的探索，當然是一種高貴的企求。他們有權利瞧不起輾轉在鄙俗和自私的物質主義的泥塗土的他們的鄰人。但是生活在精神的溫暖的夢中，生活在哲學的思考和抽象的理想中，這些人們在實際生活的參與中便完全不適宜了，徒沈溺於理想和他們本國的生活是毫不相關的，只是離得更疏遠了。滔滔不斷的說話的川流把他們自發的感情的自然的淵源流涸了，這些人們專憑不住地分析他們自己的感情，却反而變成無情了。

德密特里·羅亭是這世代中的典型人物，是時代的英雄，又是牠的犧牲者。——說話是一個巨人，做事是一個矮漢。他和年青的提摩斯西尼斯（384—322 希臘雄辯家。愛國者。——）一樣的雄辯，一個所向披靡的舌戰者，他出現的時候把所知道的一切都搬到他的前面來了。

。但是當他加入艱苦的行動的試驗中時，他是丟盡面子地失敗了。但是他並不是一個騙子。他的熱情是有傳染性的，因為這是真摯的，他的雄辯是令人悅服的，因為忠於理想是他全神灌注的熱好。他可以爲了理想而死，並且，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從不肯爲了世俗的利益有毫髮之間離開他的正道，或者是怕什麼辛苦。只是他的熱情完全是從他的頭腦裏湧發出來的，心，人類的愛和憐憫的深刻的感情的力，在他的裏面瞑睡着。人類，他將流盡他最後的滴血爲牠效勞的，於他只是一些異邦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當他在國外做學生或遊歷的時候在旅館或避暑浴場中遇見的或在書本中讀到異邦人而已。

一個人對於這種抽象的異國的人類，是不會感到真正的熱愛的。縱然在表面上是火熱，羅亭在心 底裏是和冰一樣的冷。他的熱情好像北極圈裏的極光，只會發光而沒有溫熱。是普惠萬方的太陽的可憐的替代物。但是假如極地的長夜連這可憐的替代物也被褫奪時，這塊上帝所遺棄的地面將成爲怎樣呢？羅亭以及和他同一模型的人們——換一句話說，一八四〇年代的人們——固然有他們的弱點，但是替他們的國家也盡了英勇的勞績。他們在這國家中諄諄不倦地宣揚了理想的宗教，他們攜來了種子，只是播在他們祖國的溫暖的犁溝裏面，方能長出將來豐秀的稼禾來。

這些人們的缺點和無力是因爲他們和本國沒有枝葉的蒂連，在俄國的土地沒有生根。他

們簡直不大了解俄國人，俄國人對他們只是歷史上的抽象的東西。他們真的是大同主義者，求進於更善美的可憐的過渡的東西，屠格涅夫把他的英雄鋪排得死在法國的街頭防堵上，是和忠實於藝術一樣地也忠實於生活的。

繼後三個世代的過程中這國家內部的完成把這缺點彌補了。但是有否完全彌補了呢？不幸，差得很遠。依然有幾千道的障礙使俄國人不得替他們的同胞作有益的事，和他們融諸無間。心腸最熱的人的精神能力——至少是一部份的——逼得要走屠格涅夫小說中所描寫的人造的道路。

於是羅亭的典型便永久存在，牠將不僅獲得一種歷史的意義了。

果戈理論及他的一篇偉大的喜劇（指果戈理著名喜劇巡按使。）中的主角赫里斯得珂夫的性格時，他曾宣稱這種典型是幾近乎普遍的，因為「每一個俄羅斯人，」他說，「是有點赫里斯得珂夫在他身上的。」這句話並非過諛的話，由於對果戈理的偉大的權威的尊敬，已被虛心地承認了，而自從那時起屢被複述引證着，雖則表面上微似不近理。赫里斯得珂夫是一種穿着俄國服裝的韃靼人，而樸實和淳厚是舉凡俄國人在性格上，態度上藝術上，文學上的基本性質。但是老老實實地可以說一句我們的時代中每一個有教育的俄國人都有點德密特里·羅亭的氣質在他身上的。

這個人物無疑地是屠格涅夫的藝術陳列館中最佳美的作品之一，同時是他的藝術筆法最輝煌美麗的一個範型。

屠格涅夫並不給我們一筆勾出從整塊的石頭上雕鑿出來的人像，好似托爾斯泰在書頁上移到我們的面前來的。他的藝術，與其說是一個雕刻家，毋寧說他是一個畫家，或者是音樂作曲家。他有更豐富的色彩，更深的透視，更複雜的光和影——一個比較完全的靈動的人的肖像。托爾斯泰的人物，是這樣栩栩如生的具體的挺立着，令我們覺得在街路上可認識他們。屠格涅夫的則好像那些把密情和私信向人披露，揭開他們精神生活的秘密來的人們。

每一穿插，幾乎每一行句，展出新的奧邃的天地，在他的人物上投下新的未能預期的光。

這故事中的主人公的異常複雜的和難描的性格，最能表明這精細的心理的多方面。德密特里。羅亭是建築在矛盾上面的，但是沒有一個瞬刻他好像不是完全真實的生動的，具體的。

幾乎不亞於前者，可注意的是女主人公娜泰雅的性格，嫺靜的，簡樸無華的，實事求是的女孩子，在心的底裏是熱情的英雄氣質的。她只是一個孩子，還沒有長成，對於一切生命的影像都很新鮮。假如用究根到底，分析的方法來描繪她便會把這美麗的創作毀了。屠格涅

夫只用數行洗練之筆，綜合地描寫一下，便能把她的靈魂的秘密顯示給我們，使我們知道假如她在別的環境裏面她是什麼人，並且會變成怎樣的人。

這位角色我們不能在此充分詳細的敘述。屠格涅夫，像喬治·美列提士（1828—1909）英國小說家，詩人。）一樣，描寫女人是一個能手，娜泰雅是近代俄國史中一樁極驚人的事實（當時的俄國，具有極堅強的性格的革命女性如薇娜·沙蘇列奇，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的出現，是「近代俄國史中一樁極驚人的事實。」）的詩意的顯現的第一人，具有較當時男子更男性的堅強的思想的女子的出現。在屠格涅夫的前三部小說裏，我們可以看到强有力的，摯懇的，激烈的女子，站在軟弱的，猶疑不決的，確則智能很高的男子的旁邊，領導着行動，而她們自己在思想的領域裏却只是謙遜的男子們的學生。直到後來，在「父與子」裏，屠格涅夫在巴柴洛夫身上給我們一個異常男性的男子。這種一八四零年至一八六零年間俄國智識界生活情形的饒有趣味的特殊情形，我想在分析屠格涅夫另一部小說的時候更詳盡地來說，在那本書裏這對照是更顯明。

這展開在我們的面前的故事中的次要人物，我不想說什麼：列茲堯夫，畢加梭夫，拉蘇斯基夫人，柏達列夫斯基，這些都是那稱作小型描寫的最佳的例子。

至於就這小說的整體而言，我在此地只提出一個注意之點，並不想佔先讀者的印象。

在他嚴守着實際，真實，和自然的意義上看來，屠格涅夫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但是在生活的纖毫畢肖的忠實的描寫裏面，他從不容令人生厭及澀晦難解，一如這學派的最出色的代表作家意爲不可少的。他的描寫從來不會有過量的細枝小節，他的動作是迅速的，事情的發生從來不會在一百頁之前預揣得到，他們讀者放在恒常的緊張裏面。在我看來，他這樣的寫法比英法美各國最有天稟的正派的寫實主義者表現得更好。生活不是乏味的，生活充滿着不可知的預期，充滿着緊張。一位小說家，無論怎樣寫實的理論的，假如他不想只爲了表示忠實而犧牲藝術的靈魂，他在小說中不得不要有這些東西。

「德密特里·羅亭」的結構是異常地簡單，一個英國的小說讀者會說這簡直沒有結構。屠格涅夫蔑視這種聳人聽聞的小說家的花樣。但是對一位俄國讀者，他們很容易把雨果或仲馬的小說在未讀完之前放下來，較之於「羅亭」或屠格涅夫的任何部鉅大的小說。浪漫派的小說以出人意料的情簡和離奇的境況得來的快感屠格涅夫以活潑的異常集中的動作，尤其是以小說家最簡單最寶貴的天稟：——對於他的讀者的情緒和同情的擒縱——得之。在這一點他可以喻作一個音樂家，不藉思想的媒介，使聽衆的靈魂和神經激動，或者，更切近一點他可以比作一個融合了文字的力量與諧和的魔力的詩人。人們不是在讀他們的小說，而是生活在牠們中間。

這種美妙的異稟大部份是有賴於屠格涅夫對於我們的豐富的婉轉的音樂般的文字的一切資源的運用自如。只有詩人萊蒙托夫寫得和屠格涅夫一樣美麗的散文。在轉譯的時候很多的美麗是無可避免的喪失了。但是我很榮幸地說目前的譯本是我所未曾讀到過的和原作的優美和詩的風格最相近似的。

一八九四年斯特普尼亞克序于貝特福公園。

按：「羅亭」是屠格涅夫有連續性的六部小說的第一部。原書起稿於一八五五年六月初旬，至七月末旬完稿。刊行於一八五六年。

本書譯文根據的是 Mrs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本。倫敦 William Heinemann 公司出版。卷首附有長序。現在把序節錄如上，以供讀者參閱。

翻譯校訂雖則化了不少時間，但還不能認為滿意。只能說這譯文不能算是十分草率。唯可告慰的是：譯者已尊重作者，也尊重讀者。

是靜靜的夏朝，太陽已高懸在明淨的天空，而田野仍閃爍着曉露。一陣涼爽的微風，馥郁地從初醒的山谷吹來，群鳥在朝露未霽間無聲息的森林中快樂地頌着晨歌。在自頂至麓都滿佈着放花的裸麥的隆起的高原的嶺脊，有一個小小的村落。沿着這村落去的狹徑，一個少婦在走着，她穿着白紗布的長袍，戴一頂圓草帽，手裏拿了遮陽傘。籬開她的後面不遠，尾隨着一個僮僕。

她好像在欣賞這步行之樂，緩緩地前進。前前後後臨風點首的修長的裸麥，以輕柔地沙沙作響的長波擺動着，時而在這邊投下一片灰綠色的光影，在那邊皺起一道紅波，百靈鳥在頭頂上流轉。少婦適間從自己的田莊來，這田莊籬開她正朝着走去的小村落的一哩許，她的名字亞歷克山得拉·巴塞洛夫娜·黎賓。她是一個寡婦，沒有孩子，頗有點資產，她和她的兄弟，一個退伍的騎兵隊軍官，名叫塞爾該·巴夫里奇·服玲薩夫的住在一起。服玲薩夫沒有結婚，替他的姊姊管理田產。

巴夫洛夫娜到了這小村，在最後的一所很低矮的草低矮的草舍前面停住了。她喊僕人上